



社 會 / 滄海叢刊 / 東方圖書公司印行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

穆著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 穆 著

1977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初版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基本定價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錢 莊
發行人 剛 彰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 一〇七一七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臺業字第 一〇七九號

序

本書彙集作者散篇論文共二十題二十一篇，擇取其中一篇題名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作爲本書之書名。其中最早兩篇，一在民國三十一年，一在民國三十五年，距今已及三十年前後。此外起民國四十年，距今亦踰二十年以上。今天的世界，不斷在變動。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二三十年前的文字，目前讀來已如明日黃花。但其大趨勢依然沒有變。亦可說當前世界此一大變，已開始，未終了。回讀二三十年前舊文，有些話到今正可說依然有徵驗。何況文化大統有其變，更有其常。二三十年的距離，恰如一瞬。惟個人學養，二三十年未能有大進步，茲應郵政總局之請，彙集此二十題二十一篇文字。而統合觀之，則甚感慚怍而已。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一
本書再版，又增稿十篇，遂成今日。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穆又識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目錄

序

一	漫談歷史與盱衡世局	一一
二	和平與鬥爭——兩世界勢力之轉振	一一
三	一個世界三個社會	一六
四	世界暴風雨之中心地點——中國	二九
五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三九
六	文化與生活	五一
七	中國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養	六五
八	中國傳統思想中幾項共通的特點	八四
九	中國思想之主流	八九
一〇	中國歷史上關於人生理想之四大轉變	一一四

一一	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	一三〇
一二	中國儒家思想對世界人類新文化所應有的貢獻·····	一四三
一三	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一五二
一四	古器物與古文化·····	一七九
一五	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一八四
一六	哲人之墮落——羅素·····	一九六
一七	張著：「辯證唯物主義駁論」序·····	二〇三
一八	訪問日本的一些感想·····	二〇七
一九	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	二三〇
二〇	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	二四〇
二一	主義與制度·····	二五八
二二	反攻大陸聲中向國民政府進一忠告·····	二六二
二三	對新政府的希望·····	二七三
二四	歷史真理與殺人事業·····	二七九
二五	理想的大學教育·····	二八五
二六	宗教在中國思想史裏的地位·····	三〇四

二七	中國文化與科學(一)	三二〇
二八	中國文化與科學(二)	三三二
二九	中國文化體系中之藝術	三三一
三〇	中國平劇之文學意味	三四一

漫談歷史，盱衡世局。

歷史只是許多人事之叢集，此一件件的人事，即成爲歷史之內容，亦可說即是歷史之本身。除卻人事，將不復有歷史。

人事之主動，在人不在物。物可以爲人事之限制，乃至人事之誘導，但決定一切人事之動向者，則在人心的某些願欲與期望。人之智慧與意志，則追隨於其所願欲與期望而使用。

每一件人事之活動，必有少數之領導，多數之附和。從事於此同一事件中之羣衆之心願與期望，則必大體略相同。亦有少數倡導者，揣摩多數心理，偽造口號，以資煽動。或多數附和者，假裝服從，別具期圖。要之，非有大體可相會通的心情，決不能創出羣衆團結的事業。

只待某些願欲與期望，在某一時期獲得多數人之響應與團結，而形成爲一事件。此一事件

一、漫談歷史與盱衡世局

民國四十二年

即成爲當時歷史之動力。換言之，此一事件，將會推進歷史，依隨其事件所內包的人心之願欲與期望而前進。

此一動力，有時並會吸引乃至裹脅其他動力之屈服與合作，使許多動力追隨趨附於某一大動力之下而會合向前，這便成爲此一時期歷史之主流。

此一動力，若非遇有堅強不可克服之阻礙，勢必逐步前進，到達其所欲達之目標。此謂之歷史之趨勢。故歷史上某一事件之開始，早有其情勢上內在必然之演進。中國古語說，觀微而知著，又說履霜堅冰至。爲虺勿摧，爲蛇將若何？此等皆人事必然可有之經驗，依據於此等經驗，乃可對歷史趨勢，有一種大體近情之推測。

然歷史絕非依循某一條線路爲單軌之前進。同時必有許多事件，頭緒紛繁，各自向前。有時此許多事件，各有進程，互不相犯，有時則匯成一流，有時又互相抵拒。力大者壓制力小者，使力小者之進趨，終於阻礙而至於消失。有時雙方勢力不相上下，而在極端衝突之情勢下，激起了戰爭。

中國人應付人事，向主從人類心情之願欲與期望方面作根本的調解。其中如道家一派，每主謹小慎微，於事態初兆端倪時，即設法予以融釋與消散。故曰，爲無爲，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若失此一機，事態演進，已達相當堅強與顯著時，便不主張用強力來抵壓。他們卻想因勢利導，任其更益向前，到達於自趨崩潰破裂之階段，乃徐起而乘其敝。

此因歷史上任何一事態，其所資以向前推進之動力，決非單純而和協。往往由於多種的願欲與期望，因於某些機緣而偶然湊集，暫時合作，成爲一大力量，及其到達某一階段時，此種合作將會解體。又某種願欲與期望，亦可因於某一部分之滿足，而失卻其鼓舞向前之強力。故道家常主避其鋒銳，乘其怠疲。甚至於將欲歎之，必故張之。這是中國道家深窺人心秘竅以後，所主張的一些權謀與術數。

若論儒家觀點，則與道家絕不同。儒家信仰人類之性善論，以人心相同爲其一切理論主要之出發點，認爲人類心理種種願欲與期望，其最後無不可以相通而相成，在根本上，不會有大衝突，故儒家宗旨重在教導與感化，在一種更高道義標準之下，使人類一切事件，到達於終極的融和。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道並行而不相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因此天下太平，世界大同，遂成爲中國儒家對於歷史演進最後的大理想。

上述中國人的歷史觀，我們暫可說其是一種東方型的柔道的歷史觀。若論西方歐洲人態度，似乎有些和東方不相似。首先說到希臘人，他們似乎尚未深入認識到人類歷史演進可能到達某種嚴肅慘酷的境界，因此他們常沉溺於現前之喜悅與愛好，體驗了人生之光明面，沒有警覺到人生之黑暗面。

羅馬人無疑看重在權力。因此憑藉他們的組織與統治，形成了大帝國。他們所努力者，在把一個力量來控制領導其餘一切力量。這一努力，也可使歷史擁有某一時期的光榮與昌盛。然而到

底則不可久。

蠻族入侵，帝國崩潰，繼之而起者爲基督教。基督教帶有一種極深的人類原始罪惡的觀點，因此由於基督教所形成的感化與教導，不幸在其終極精神上，常易偏向於出世。基督教的指導理想不在歷史，而在天堂與神國，因此有時不期而然的會遠離了人心。這是基督教與中國儒家之相歧點。

我們也暫可說，西方人的歷史觀，較之東方，是一種剛性的，強力的。此則證諸近代西方歷史之演進而更可見。

中古時期基督教會統治的歷史，也可說是一種剛性的，因其太過低壓了現實的人生，於是而有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之繼起。其時人所最先憧憬者，厥爲一種希臘型的人生之復活。由於個性自由與現世福利之追求，而有中產階級之崛起，繼之有民主政權之爭取。但近代歐洲，又不能長久停留在古代希臘型的人生境界裏，其最大理由，厥爲新科學之發現。

近代科學最先用心，本爲接替宗教來探究宇宙之秘奧。但在其演進中途變了質，由於科學方面之應用，而更激起了人類追求現世福利之信心與熱忱。由於有新科學而有新工業，與新商業。於是歐洲現代國家，其內部核心雖爲希臘型的民主，而其向外發展，則成爲羅馬式的帝國。

近代歐洲營建帝國，向外殖民的歷史，更不能不說是一段剛性的強力的歷史。即就民主政治言，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一向重在個人之自由與平等，不重在羣性之融和與協調，也仍可

說是一種剛性的，強力的。

剛性的歷史演進，顯白言之，只是一種強力爭取的程度逐步趨向于激烈。近代科學，鼓勵了強力爭取的興趣，又加深了強力爭取的信心。而這一趨勢，也終於招來了近代西方歷史轉入悲劇的命運。

最先是帝國與帝國間向外殖民爭奪的鬭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說是此項鬥爭最後的一幕。隨之而起者，在內部的口號是打倒資產階級，在外面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兩個口號實際上仍還是沿着近代歷史之大趨勢演進，而只是主客的形勢倒轉了，遂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乃及今天的形勢。

正因爲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建築在個人自由上，由於資本主義之出現，而一般對此潮流未獲滿足者，遂改走階級鬭爭的路。若進一步分析，階級鬭爭是手段，個人自由還是其目的。

也正因爲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建築在個人自由上，於是工商業先進的國家，即科學發達走上前面的國家，其國內政治雖是民主的，而此種政治之轉向於國際間，則終不免要變爲帝國的。

我們若明白得這兩層，則階級鬭爭與打倒帝國主義之兩種口號之必然相因而俱有，也就不難得理解。

若我們在大體上，認定近代歷史之演進軌程所由達於目前之形態者，其主要在於強力爭取之一途，則此種強力爭取，有會合人心處，也有違逆人心處，其一切得失強弱之形，都可由此來闡尋。

我們暫分當前的世界爲兩面，一是爭取而巳得的，一是爭取而未得的。爭取而巳得的，處在保守方，爭取而未得的，處在進取方，這是人心之大趣，不易輕有所改變。當前民主自由方面的國家，以美國爲代表，主要的理論和精神，多偏近在保守。今天鐵幕後面的國家，以蘇維埃爲領袖，我們也可說他們是爭取而未得的。他們主要的理論及精神，則多半屬進取。

此處所謂保守與進取，並與分辨是非善惡不相干，保守的不必非，進取的不必是，但進取的常在撥動，在闖進。保守的則只求安撫，求防堵。因此進取的總是搶先了一步，總在積極地主動。保守的總是落後了一步，總在消極地應付。

凡屬站在保守一面的，總希望維持現狀，相安於無事，但進取一面，則正爲其於現狀有不滿，因於不滿現狀而產生的反動，如何仍可以此現狀來消弭。如是則此種衝突之解消，決然不在於保守現狀，其理不煩言而定。

而且站在保守一方的，其內心信仰，也仍還是一種強力爭取的舊傳統。他們似乎認爲只要強力優勢常保在我一邊，則對手方終於會不敢動。此純就強力觀點論，也不是沒根據。但對方心理則正在爭取此強力，只要此種爭取強力的心理一日不解消，其勢仍還在爭取。如是永遠的強力爭

取，結果必然會落到強力的決鬥上。雙方將來的勝敗，是一件未定的事，而現狀之不可久保，則是歷史趨勢的大傾軋，早已揚露不容再否認。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臨結束之際，出現了原子彈。最近原子彈之飛速進步，又出現了氫彈。然而一樣無所挽救於世局之動盪不平靜與不安和，這就足證明了我上面之所說。

然則人類當前歷史，是否仍有其光明的一面呢？淺言之，即就今天的和平局面言，是否仍可保持呢？站在保守方面的人，又寄望於進取方面內部有了出人意外的突變。歷史上突變的事也常有。例如史太林忽然死去了，貝利亞忽然被清算，東德波蘭捷克一些鐵幕裏面的衛星國家忽然起騷動，那都足以引起保守方面種種的幻想。但歷史上早已顯露的大趨勢，決不能從這些突生事件來衡量，來推測。這些突生事件，最多可以使歷史趨勢受頓挫，但歷史趨勢顯已成形了，而且其勢又不可侮。若求此種趨勢之確實轉向，則決不在於此等突生偶發事件上。

即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俄德皇室之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意極權政治之消滅，豈非同樣不能挽救近代歐洲歷史悲劇性的應有的演進？則更何論於如當前那些突生偶發的事項？

如此則當前歷史光明面，究竟在那裏？若純從理論立場看，只能依隨着歷史大趨勢的，便是歷史的光明面。所惜者，是目前的兩大對壘，只是或多或少地把捉了此一歷史的大趨勢，同時又是或多或少地違背了此一歷史大趨勢，複雜的人心。糾結成複雜的世局。於是此種對壘抗衡，遂驟難獲得一項平易近人輕鬆的解決。

讓我們平心說，當前保守方面，已往一切既得權益，多半還是由強力所爭取，到底不免於所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這已引致了人心絕大的不滿。若一意堅決地要保守這一些既得的權益，則悲劇性的歷史，無論如何，仍會變形地演進。再就進取方面言，他們種種黑暗殘酷，究也把捉了這一時期悲劇性的歷史演進中一種反動的力量。換言之，他們之所以站在求爭取的一面者，正爲有大批不安的，不滿足的人類心理做後盾，遂能乘機煽動和襲脅。就已往歷史言，也從沒有全違背了歷史潮流而能形成一股反動威脅的力量。

若如上所指述，已往帝國主義的殖民權益必然得放棄，人心所向的個性尊嚴，與人類自由平等的內心要求必然得暢遂與滿足。對內固須爭取政治的民主，對外也須爭取民族的自由，此是近代歷史兩大潮流，而所惜的只在尚未獲得一個合理的配合。在複雜的事變中，未能紬繹出一條衆所歸往的大趨向。於是顧此失彼，齊固失之，楚亦未得，形成了一種僵持的局面。若我們仍還遵循着以前武力爭取，剛性歷史的老路向，似乎這一段的歷史悲劇，未必即是再一番世界大戰便可徹底地消弭。

物極必反，又是中國人深透人心，妙觀歷史的一句古格言。當前保守方面似乎有一些決策人，卻像要走上中國道家所主張的將欲歎之必固張之的舊權術。這是很值得我們深細體味的一會事。我們看慣了向來西方那一段剛性的歷史，對於最近那一套，不免要失望，要詫恠。其實當前歷史，早已主客倒置了，不該仍把舊傳統來推究新形勢。近代的帝國主義者卻會轉到懷柔一方面

去。不論是有意，或無意，像慕尼黑與雅爾達，也可說讓他喫了些甜頭，到後嘗苦味。中國道家那些權謀術數是深沉的，讓他喫了些甜頭，必然到後會嘗到苦。但這些權術，用在一向是柔性歷史的演進中，爲害或尙少。若誤用到一向是剛性歷史演變到大鬭爭的局面像今天般，虎兇出柙，究竟是大危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存心不仁的，不惜以別人作芻狗的，究竟喚不醒當前歷史的噩夢。

儒家理論即在中國，一向也見譏爲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即以兵爭論，攻心爲上，便是儒家的精義。無論近代的冷戰或熱戰也同樣少不了宣傳。試問除卻經濟數字，戰場火力，那些科學的精密計算之外，若能加上些深入人心的宣傳與號召，豈不同樣的有用？否則火海縱能堵塞住人海，物力豈能盡勝過心力。三年來使用着聯合國名義的大軍，到今天，也僅能在韓戰場取得如此一個光榮的和平，這還不是當前一現實教訓嗎？若許我們仍說一些中國儒家的迂濶話，今天所缺乏的，到底不在強力上，而在道義上。強力感太敏銳，道義感太模糊。這是今天悲劇性歷史主要的成因。卽就強力論，今天世界大多數人類所想要的，豈不還是儒家所說的一種仁義之師嗎？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天我們設身處地，親嘗了其中的滋味，纔知道那些話，有深入人心的真切處，並不太荒唐，太幻想。扭轉歷史的，有時不盡在強力。人類若無新理想，很難開展出新歷史。人類若無新號召，很難激發出新力量。歷史的動力在人心，這是一條再也顛撲不破的大道理。即使原子彈氫彈，一切由新科學所發

明的新物力，只要違逆人心，依然解決不了人類歷史的真命運。此刻那邊在說反帝國，反資本。這邊在說反極權，反鐵幕。老實說，人心並不完全在某一邊。老是如此般兩兩相反，却喚不起一個涵蓋雙方的正面的更高理論來。這便告訴了我們今天人類尚未走盡幾百年來歷史潮流轉進到悲劇命運的唯一的理由。

世界命運係於這一點，中國命運也同樣係於這一點。今天須有大智慧，大仁慈，大勇敢，纔能抉發出人心之所同然，來領導歷史脫離悲劇從新演。否則以暴易暴，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老像這幾十年來的翻身和轉側，終於得不到安寧。這大家回頭一想便可知。

我並不想復古，但人類智慧總有限，往往只能從舊東西上來變出新花樣。此後的中國人，似乎仍還只有讓別人牽着鼻子走。我暫不想多說話，我願試爲領導世運的西方人姑爾借箸一籌。一張一弛是天之道，他們儼能稍偏近東方柔道一邊來，或許會好一些。或許憑藉他們現代的科學進展，再回頭到希臘的人生，莫再迷戀在羅馬的帝國形態上。或許憑藉他們傳統的宗教信仰，能設法運化進中國儒家的觀點，莫再把上帝太遠離了人心。如此般努力，或許不失爲人類最近當前可有的的一種新祈禱。世界的大火焰，到處在蔓延，誠然少不得需要焦頭爛額的人，但大火未到處，也仍還得要曲突徙薪的。因此我這些陳舊的迂闊談，也不妨姑妄言之了！